

THE CASE OF THE CARETAKER'S CAT

管理員的貓

賈德諾著／張國



梅森探案

3

1

刑事律師派瑞·梅森對他的一個助理卡爾·傑克森皺起眉頭。派瑞·梅森的祕書，狄拉·史翠特，在辦公桌一角，雙膝交疊，一手執筆在一個敞開的記事本上擺出準備書寫的架勢，平穩、沉思的眼光注視著兩位男仕。

梅森手中拿著一份打字機打出的備忘錄。

「關於一隻貓，嘔？」他問道。

「是的，先生，」傑克森說。「他堅持要見你本人。他是個怪人。我不會浪費時間在他身上，先生。」

「一條萎縮的腿和一根拐杖，我相信你是這樣說的，」梅森看著備忘錄，沉思地說。

「沒錯。他大約六十五歲。他說他大約兩年前出過車禍。他的僱主開的車。亞希頓——就是為了一隻貓要見你的那個人——腰骨折斷，右腿上的一些肌腱也被切割掉了。賴克斯特，他的僱主，右腿就在膝蓋以上折斷。賴克斯特自己也不年輕了。我想在他去世時是六十二歲，不過他的腿後來是醫好了。亞希頓的腿沒醫好。他後來便一直拄著拐杖。」

「我想那大概就是為什麼賴克斯特那麼小心地在他的遺囑中為這老管理員訂下條款的原因之

一吧。他並沒有乾脆留給亞希頓一筆錢，但是訂下條款規定他的遺囑受益人必須給亞希頓一份管理員的永久性工作，只要他能工作就必須一直僱用他，同時在他不能工作時，供給他一個家。」

派瑞·梅森皺著眉頭說，「那是份不尋常的遺囑，傑克森。」

年輕的律師點頭同意。「是份不尋常的遺囑沒錯。這個人，賴克斯特，是個律師。他有三個孫子女。其中之一，一個女孩，完全被排除在遺囑受益人之外。其他兩個均分財產。」

「他去世多久了？」

「大約兩個星期，我想。」

「賴克斯特……賴克斯特……報紙上不是有他的新聞嗎？我不是看過跟他的死有關的火災新聞嗎？」

「不錯，先生，彼得·賴克斯特。人家說他是個守財奴。他確實是古古怪怪的。他在這城裏有幢大房子却不想住。留下亞希頓這個人在這裏看守。賴克斯特住在卡門西達的一幢鄉間房子裏。房子夜間失火，賴克斯特被燒死了。三個孫子女和幾個僕人當時都在房子裏。他們全都逃出來了。亞希頓說火勢是從賴克斯特的臥房裏或是附近開始的。」

「老管理員當時在那裏？」梅森問道。

「不。他在看守城裏的房子。」

「那些孫子女現在住在那裏？」

「其中兩個——繼承財產的兩個住在那裏。山姆·賴克斯特，和法蘭克·歐夫利。沒有繼承財產的孫女兒，溫妮·賴克斯特不在那裏。沒有人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亞希頓現在外頭辦公室裏等著？」梅森問道，兩眼眨動。

「是的，先生。他除了你任何人都看不見。」

「明確地說，他有什麼麻煩？」

「山姆·賴克斯特承認，在這囑的條款之下，他有義務供給亞希頓管理員的工作，但是聲稱他沒有義務把亞希頓的貓留在房子裏。亞希頓有一隻大波斯貓。他非常依賴牠。賴克斯特已經通告亞希頓，看他是要自己把貓處理掉，或是看他被毒死。這件事我能處理，只是亞希頓堅持只見你一個人。我不想讓這件事佔用你的時間——只是你堅持知道所有來辦公室的當事人，不讓我們任何一個人處理他們的案子。」

梅森點點頭，說，「對。誰知道什麼時候表面上看起來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會演變成大事。我記得范威克正在解決一件謀殺案時，有個男人跑到辦公室堅持要見他談一件關於暴行的案子。范威克想把他轉交給一個職員去處理，那個男人憤怒地離開辦公室。范威克的客戶被吊死兩個月之後，范威克發現這個男人想見他是爲了以車禍引起的強暴毆擊罪名逮捕謀殺案裏的檢舉證人。如果范威克跟那個男人談過，他就會發現那個檢舉證人在謀殺案發生的時候根本不可能在他自己所說的那個地方。」

傑克森以前已經聽過這個故事。他禮貌性地點點頭。他以非常明白地表示出他認為亞希頓先生的麻煩已經佔用了太多上午分配給會談的時間的語氣問說，「要不要我告訴亞希頓先生我們沒辦法接這案子？」

「他有沒有錢？」梅森問道。

「我不認為有。根據遺囑，他得到了一份管理員的永久工作。那份工作一個月五十美元，管吃管住。」

「他是個老人？」梅森問道。

「相當老。一個老怪物，要是你問我。」

「但是他喜愛動物，」梅森說。

「他是非常喜愛他的貓，如果你這是這個意思的話。」

梅森緩緩點頭說，「我是那個意思。」

比助理律師熟悉梅森脾氣的狄拉·史翠特，以一個在極少拘泥形式的辦公室裏工作的人的輕鬆親密態勢加入談話。

「你剛辦完一件謀殺案，老大。為什麼不讓助手來處理而你出海到東方去一趟？這樣可以讓你休息休息。」

梅森眼睛閃亮地看著她。「那麼，誰來照顧亞希頓的貓？」

「傑克森先生。」

「他不見傑克森。」

「那麼讓他去找別的律師。城裏律師到處都是。你的時間寶貴，犯不著爲一隻貓操心！」

「一個老人，」梅森幾近於沉思冥想地說，「一個怪物……可能沒有朋友。他的恩人死了。」

那隻貓代表他所依戀的唯一活著的東西。大部分的律師都會大笑推拒這個案子。如果某個律師接受了這個案子，他會不知道從那裏開始。天曉得沒有先例可以指引他。

「不，狄拉，這是個對律師來說微不足道，但是對當事人來說意義重大的案子之一。一個律師不像開店的高興買就賣不高興賣就不賣。他爲不幸的人保有他的才能。」

知道接下去會怎麼樣的狄拉·史翠特，朝傑克森點點頭說，「你可以叫亞希頓先生進來了。」

傑克森淡淡地一笑，收拾起他的文件離去。門一聲輕響關上時，狄拉·史翠特的手指環握派瑞·梅森的左手。

「你接這個案子，老大，只是因爲你知道他請不起其他任何好律師來處理。」

咧嘴而笑的梅森回答，「呃，妳必須承認一個有著一條萎縮的腿，性情乖戾，有一隻波斯貓，而沒有錢的人，有權偶而走一下運。」

長廊上傳來拐杖和腳步交替的聲音。傑克森打開門，擺出一副既然勸告不聽，顯然不爲任何

後果負責的態勢把門托住。

進門來的是個因歲月而枯萎的男人。兩片薄薄的嘴唇，濃密的白眉毛，禿頭，面無笑容。「這是我第三次來見你了，」他氣憤地說。

梅森指向一把椅子。「坐，亞希頓先生。抱歉。我一直在辦一件謀殺案。你的貓叫什麼名字？」

「小渣滓，」亞希頓說著坐在那把裝填過度的黑色大皮椅上，拐杖直立在他面前，雙手握住。

「為什麼叫小渣滓？」梅森問道。

男人的脣間以及眉目之間仍然毫無笑意。「一個小幽默。」

「幽默？」梅森問道。

「是的，我以前有份鑄鍋爐的工作。煤渣老是礙事把東西搞得亂七八糟的。我得到這隻貓時，就把牠叫做小渣滓，因為牠也老是礙事——老是把東西搞得亂七八糟的。」

「愛上了牠？」梅森問道，語氣盡量保持隨和。

「這世界上我唯一剩下的朋友，」亞希頓有點粗氣地說。

梅森雙眉揚起。

「我是個看守房子的人。一個看守房子的人其實並不做事。他只是留意一下東西。那幢大房

子關閉好幾年了。主人住在卡門西達的一個地方。我只要在大房子那裏四處逛逛，清理一下院子掃掃門階就沒事了。主人一年把那地方澈底清掃三四次；其他的時間所有的房間都關起來，上鎖，百葉窗都拉上。」

「沒人住在那裏？」

「沒人。」

「爲什麼不租出去？」梅森問道。

「不合他的心意。」

「他留下了一份遺囑爲你作打算？」

「是的。那份遺囑讓我留住工作，只要我能工作，而且在我不能工作時照顧我。」

「繼承人是兩位孫子？」

「三位。只有兩位在遺囑上提到。」

「告訴我你的煩惱，」梅森客氣地說。

「主人在鄉下的房子失火時被燒死。我在他們第二天早上打電話給我以前並不知道。他死了以後，由姆·賴克斯特坐鎮。他看起來是個好孩子，長得不錯，而且如果你不小心他會把你騙倒，但是他不喜歡動物而我不喜歡跟動物處不來的人。」

「失火時有誰在那房子裏？」梅森問道。

「溫妮——溫妮·賴克斯特。她是孫女兒。再來是山姆·賴克斯特和法蘭克·歐夫利——他們是孫子。皮克絲莉太太在那裏——她是女管家。還有一個護士——艾迪絲·狄瓦。」

「還有沒有別人？」梅森問道。

「薇姆·布朗登，司機。他是個滑頭。他知道他吃的是誰的飯。你該看看他拍山姆·賴克斯特馬屁的樣子。」

亞希頓用拐杖重重敲擊地板強調他的厭惡感。

「還有誰？」梅森問道。

亞希頓扳著手指頭查對一下他已經提過的人，然後說，「諾娜·亞賓頓。」

「她是什麼樣的人？」梅森問道，顯然正透過亞希頓憤世嫉俗的眼光津津有味地看著這些多樣的人物。

「一頭大母牛，」亞希頓說。「一個愚蠢、沒有疑心、心地善良的鄉巴佬。不過房子失火時她不在那裏。她白天上工。」

「房子失火以後她就沒工作了吧？」梅森問道。

「不錯。後來她就沒再去了。」

「那麼我認為我們可以把她刪除掉。她其實跟案子無關。」

「是不會有關係，」亞希頓意味深長地說，「要不是她愛上積姆·布朗登的話。她認為積姆

拿到錢的時候會跟她結婚。呸！我試著想告訴她有關積姆·布朗登的一些事，可是她不聽。」

「你在城裏的房子而他們在鄉下，你怎麼會對這些人這麼了解？」

「噢，我經常開車過去。」

「你開車？」

「是的。」

「你的車？」

「不，是主人留在這裏給我用的一部車好讓我在他想吩咐我什麼事時開過去見他。他討厭進城裏來。」

「什麼車？」梅森問道。

「一部雪佛蘭。」

「你的腿不妨礙你開車？」

「不，那部車不會。車上有特殊的緊急煞車器。我一拉那支煞車桿車子就停住。」

梅森覺得有趣地迅速看了狄拉·史翠特一眼，然後轉向枯萎、禿頂的男人。「爲什麼溫妮沒列入遺囑受益人？」他問道。

「沒人知道。」

「你負責城裏的房子？」

「不錯。」

「地址呢？」

「華盛頓東街3824號。」

「你還在那裏？」

「是的——還有賴克斯特，歐夫利和僕人。」

「換句話說，卡門西達的房子失火以後，他們就住到城裏的房子來。對嗎？」

「對。反正主人一死他們也會搬進來的。他們不是那種喜歡鄉村生活的人。他們想要城市生活的一切。」

「而他們反對那隻貓。」

「山姆·賴克斯特反對。他是遺囑執行人。」

「明確地說，他採取什麼反對形式？」

「他告訴我把貓處理掉否則他要毒死牠。」

「他有沒有說出任何理由？」

「他不喜歡貓。尤其不喜歡『小渣滓』。我睡在地下室。我把地下室的窗子一直開著。小渣滓跳進跳出的——你知道貓是什麼樣子的——沒辦法一直把牠關在屋子裏。我的腿這個樣子，不太走動。小渣滓得出外走動走動。下雨天時，牠的腳就弄髒了。然後牠從窗子跳進來，把我的床

搞得都是污泥。」

「窗戶就在你的床頂上？」梅森問道。

「不錯，而且那隻貓就睡在我的床上。好幾年了。從沒干擾到任何人。山姆·賴克斯特說牠增加了洗衣費的開銷，把床蓋弄得亂七八糟……洗衣費！他一晚上在夜總會花掉的錢就够付我十年的洗衣費！」

「有點揮金如土？」梅森好心好意地問道。

「是的——如今就不那麼樣了。」

「不？」梅森問道。

「不，他拿不到錢。」

「什麼錢？」

「主人遺留下來的錢。」

「我以爲你說他把錢留下來給兩個孫子平分。」

「他是留給他們沒錯——他們能找到的。」

「他們無法全部找到？」梅森感興趣地問道。

「火災前不久，」亞希頓說，彷彿他在說的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主人來了次大清掃。他兌現了一百多萬美金。沒人知道那些錢他怎麼處理。山姆·賴克斯特說他把錢埋在某個地方，不

過我知道主人不會那樣做。我認爲他是用化名把錢放在銀行保管箱裏。他不信任銀行。他說時機好的時候，銀行就把他的錢放出去賺利息，時機不好的時候，他們就告訴他說很抱歉錢要回來了。他幾年前存在一家銀行損失了一些錢。吃一次虧對主人來說已經足够了。」

「一百萬現金？」梅森問道。

「當然是現金，」亞希頓猛然說。「他還會要其他什麼？」

派瑞·梅森看了狄拉·史翠特一眼。

「溫妮呢——你說她失蹤了？」

「是的，她離開了。我不怪她。其他兩個對待她真丟人。」

「這些孫子女年紀多大？」

「山姆二十八；法蘭克·歐夫利二十六；溫妮二十二——而且是個美人！她一個人抵得過其他的加起來。六個月前主人立過一份遺囑，把一切都留給她，而只給了其他兩個孫子每人十塊美金。後來在他去世前兩天，他立下了這份新遺囑。」

梅森皺起眉頭說，「對溫妮來說太難受了。」

亞希頓咕嚕一聲，什麼都沒說。

「你打算花多少錢主張保有小渣滓的權利？」梅森思索地問道。

亞希頓迅速從口袋裏拿出一個錢夾，抽出一摞鈔票。

「我不是個小氣鬼，」他說。「好律師收費高。我只要最好的。要多少費用？」

梅森睜大眼睛看著那綢厚厚的鈔票。

「那些錢你從那裏來的？」他好奇地問。

「存下來的。我沒有任何花費，我一直存下我的薪水存了二十年了。我用來買優良股票——主人推薦的那種——當主人兌換現金時，我也兌現了。」

「賴克斯特先生的建議？」梅森問道，好奇地看著他的委託人。

「如果你想那樣說的話。」

「那麼你情願花掉你的錢來保有你的貓？」

「我情願花一筆合理的數目；我可不想把錢都花光。不過我知道找好律師得花錢，而且我知道我可不找差勁的律師。」

「假使，」梅森說，「我告訴你律師聘約金就得花掉你五百美金呢？」

「那太多了，」亞希頓氣惱地說。

「假使我說兩百五十美金呢？」

「那合理。我付。」

亞希頓開始數鈔票。

「等一下，」梅森笑著說。「也許不必花大筆錢。我只是想確定一下你有多喜愛那隻貓而已

。」

「我非常愛牠。我願意花任何合理的數目來叫山姆·賴克斯特安分下來。但是我可不想陷入經濟困境。」

「賴克斯特的名字字首是什麼？」

「山姆·C。」

「也許，」梅森告訴他，「只需要一封信。如果是這樣，那就不會花你多少錢了。」

他轉向狄拉·史翠特。

「狄拉，」他說，「記下一封給山姆·C·賴克斯特的信，華盛頓東街3824號。敬啟者：亞希頓先生向我請教——不，等一下，狄拉，最好把他的名字寫上去——我的備忘錄上有——查爾士·亞希頓，對了——向我請教有關他在去世的彼得·賴克斯特遺囑下的權利。在那份遺囑的條款之下，你有義務供給亞希頓先生一份管理員的工作，在他有能力勝任工作的期間之內。」

「亞希頓先生希望他的貓跟他在一起是十分自然的事。管理員有權養寵物。就這件事來說尤其是如此，因為那隻小貓在立遺囑人在世時就有了。」

「如果你傷害亞希頓先生的寵物，我便有心要抗辯你違犯遺囑條款，同時因而主張你喪失繼承權。」

派瑞·梅森對狄拉·史翠特露出一笑。「那會讓他嚇一跳，」他說。「如果他想到他爭的是

他的整個繼承權而不只是一隻貓，他就會決定不冒任何險。」

他轉向亞希頓，要他放心地點點頭。「留十塊美金給記帳員當聘約金。她會給你一張收據。如果有任何進展我會寫信給你。如果你發現了任何事，打電話過來找史翠特小姐——她是我的祕書，你可以留下任何話給她。目前就到此為止。」

亞希頓多節瘤的雙手緊握住拐杖。他站了起來，把拐杖塞在腋下。一聲謝謝或再見都沒有，就一拐一拐地離去。

狄拉·史翠特以訝異的眼光注視著派瑞·梅森。

「可能嗎，」她問道，「如果這位孫子把那隻貓丟出去他就會喪失繼承權？」

「更奇怪的事情都發生過，」他回答說。「那要看遺囑的字詞而定。如果有關管理員的條款是繼承權的條件之一，我就能困住對方。不過，妳知道，我現在只是嚇嚇山姆·C·賴克斯特先生。我想我們會有那位先生的消息。到時候，讓我知道一下……我喜歡律師工作的就是這個，狄拉——變化這麼多端……管理員的貓！」

他咯咯發笑。

狄拉·史翠特闔上筆記本，走向她自己的辦公室，在窗口停頓下來，低頭看著忙碌的街景。「你讓他省下了兩百四十塊美金，」她說，她的眼睛漫無目標地望著咆哮的過往車輛，「而他甚至都沒謝你一句。」

一陣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吹動了她的頭髮。她上半身從腰部以上整個靠出去迎向微風，吸滿一腔新鮮的空氣。

「也許他就是特別，」梅森說。「他確實是個凋萎的怪人……不要靠太出去，狄拉……妳必須記住他喜歡動物，而且他也不再是年輕人了。不管他說他幾歲，他一定不只七十五了……」

狄拉·史翠特站直身子。她柔軟的身子一扭，轉身面對派瑞·梅森。她皺著眉頭。「你可能有興趣知道，」她說，「有人在跟踪你愛貓的委託人。」

派瑞·梅森把椅子往後一推站起來，大步走過去。他一手扶住窗架，另一手攬住狄拉·史翠特的腰。他們倆一起向下凝視著街道。

「看到了吧？」她說。「戴著輕氈帽的那個男人。他從一個門口衝出來……看，他要上那部車了。」

「新型的龐迪雅克，」梅森思索地說。「妳怎麼認為他是在跟踪亞希頓？」

「他那副樣子，我確信。他從那個門口跳出來……看，那部車只是慢慢蠕動——盯住亞希頓。」

亞希頓一跛一跛地繞過角落，轉向左邊。那部車跟隨著他，顯然是低速爬行。

望著那部車子皺起眉頭思索的梅森說，「一百萬現金可是一大筆錢啊。」